

而見之四方有大事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小行人逆勞於畿凡  
 禮事為承而擯其大客則賓而見之其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  
 凡賓客之儀司儀詔之其禮則掌客治之凡傳遽之小事行夫  
 受其辭環人掌送逆之凡國賓客至訝士訝之凡四夷之使象  
 胥協其禮與其辭詔相其禮掌交巡邦國而和諸侯之好掌察  
 巡邦國而察諸侯之匿掌貨賄掌受邦國之貢以灋受之入於  
 大府凡王之幣獻入於玉府

湘陰吳光堯  
長沙王先慎校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一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士冠禮第一 士冠士昏俱指士自身冠昏而言而冠昏其

子亦依此禮如專謂據乎立文失其本矣蓋士之子有二

等其年未二十已任職而為士者此經所指及鄭注所引

齊語是也其未能任職者則賈疏所云必待四十始仕是

也疏所以必如此別白者恐人誤認此為士冠子之未仕

者而言也似與鄭異實反言以決之朱子復恐人疑冠未

仕之子不用此禮故補注所未及 諸侯冠禮夏之末造

想因是遂有天子冠禮至周彌文玉藻云緇布冠續綬諸

侯之冠也則與士無綬者異矣又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

冠也則不用緇布冠而用元冠非特有綏而纓且用紘之色矣其行事則如左傳所云裸享之禮金石之樂因諸侯而天子可推也其祝辭則如史雍祝成王之頌因天子而諸侯可推也此見於傳記可考者也其加冠之數賈孔諸儒俱謂天子諸侯四加經籍雖無明文但位既彌尊用冕四加禮亦宜然若玉冠其子則仍用士禮記固明言之矣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而說者援家語冠頌有儼冠之文謂王太子冠禮亦儼諸侯四加後人竝因是而附會天子自冠五加輾轉滋謬禮制益汨不知家語為王肅竄易難據說經善乎歸氏有光之言曰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儼冠此非孔子之言蓋亦不信之矣又案大

戴禮公冠篇但有元冠皮弁元冕三加而無爵弁一加則似諸侯仍止三加賈疏增入爵弁以充四加之數未知何據當俟考定曹魏時以為天子踐阼臨民豈得復與民同因止一加而皇子再加似太從簡故為孫毓所譏

筮於廟門 下云闕外則與特牲禮同在廟門外可知又觀夏葛屨冬皮屨之文則可勿拘賈疏冠有常月之說無常月而不筮月者主於日也魯襄公之冠也在冬其無常月明矣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東面北上 公有司及私臣俱可謂之有司但襄冠事所用入少或私臣已足故注專以主人

所自辟者釋之

筮與席所卦者 注云所以畫地記爻蓋據少牢卦以木之文

敖氏補入書卦之具亦密具卽方也

無

布席於門中闕西闕外 席用蒲當右扉

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 大夫著長則立筮士

著短則坐筮然筮者雖有坐與立之異而卦者畫爻於地無

不坐也此經卦者在左蒙上卽席坐之文故不必言坐少牢

禮上云立筮故下明之曰卦者在左坐經文了然敖氏謂此

不言坐則是立也立則卦時乃坐繼乃興於少牢禮則曰坐

卦者坐與筮者相變兩處俱失之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 卦者書卦筮人執示於特牲經文明

著之矣竊疑此禮及士喪禮皆然未必有異經文渾耳

主人受眠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 反之則筮者向西行就有

司西方之位乃還其身東面必言東面者明與筮時異向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冠與祭異祭用四孟不容入他月

故三筮不吉則止不祭冠可用後月故三筮不吉則於下月

另筮蓋祭禮可廢一時而冠禮終不可廢也然如疏謂卽於

是日筮下月上旬則未然蓋卜筮不過三也如初儀如筮人

執筮以下之儀席與具尙未徹故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筮而不吉之賓則列之於觀禮賓客

之中不敢褻以贊冠之事若贊冠者必用降等之賓預定而

不筮矣直宿之耳言一人則餘贊冠者不親宿使人可也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 請期東面告兄

弟亦然告有司西面此與特牲視濯主賓在堂下東西位者

不同不可以東北面西北面之儀例之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 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

明衣與帶同色其意正見非尊裳而抑衣也集說乃有纁裳

與冕服之裳同而尊之之論豈爵弁之衣卑於裳耶按許氏

說文市部即鞅字鞅之本字為鞅云士無市有鞅制如楹缺四

角與玉藻之制微別

皮弁素積緇帶素鞅 此服之衣用布用絲未有明文注謂亦

同朝服用十五升布為之而與弁同色後儒有謂皮弁之服

衣用素絲按論語云緇衣羔裘素衣麕裘夫羔裘褐以緇布

之衣而外加朝服仍用緇布則麕裘褐以素衣外加皮弁服

意必仍用素絲矣說似可從論語邢疏引熊氏云君用素臣

用絞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皇說良是夫衣裘同

色豈有麕色白而用蒼黃色之衣以褐者乎

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 朝服惟素裳此俱配元端二等士

必配以二等裳復制黃裳雜裳並非贅設可也二字容有中

下士在其中是無定之辭非許用之辭禮服衣帶鞅屨色皆

一定不因其無稍為假借何獨於元端之裳許其通用他色

乎敖說似是實非且天元而地黃陽前而陰後故元必在前

黃必在後元之幅必二黃之幅必四不可易也敖謂雜裳亦

可前黃後元尤謬 元端服平時元冠惟始冠則配緇布冠

爵弁 爵弁以絲為之其色如爵頭韋弁以去毛熟皮為之其

色赤二者迥別爵弁為士之上服大夫亦服之天子諸侯服

不服無明文章弁則施於軍旅君臣同服用亦各有所當自  
陳氏祥道謂爵弁卽是韋弁諸說紛紛從此而起其誤蓋緣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謂不當服兵服不知歸饗餼是主國待  
賓盛禮故小變其服又不得純服兵服故注謂以韎布爲衣  
而素裳何得卽以此爲爵弁耶惟顧命之雀弁孔傳訓爲雀  
韋弁則近之蓋凡兵事皆韋弁服也若皮弁則以白鹿皮不  
去毛者爲之晉書輿服志所云鹿皮淺毛黃白色是也又顧  
命綦弁鄭注訓爲青黑色得用青黑色者孔穎達云執兵衛  
王異常服是也

兄弟畢袵元 敖氏謂盡服元端如是則云兄弟畢元端可矣  
何必贅一袵字乎當依注衣裳皆元之解爲正兄弟之異於

主人者主人爵韠彼緇韠也經言袵元見韠非爵韠矣擯者  
贊者之異於主人者主人元裳彼黃裳或雜裳也下文別言  
贊者元端見裳非元裳矣 韠與弁俱爵色故疏謂之同

負東塾 塾基必稍高於門故有門堂之稱然必卑於正堂斷  
無反崇於堂之理 按東塾稍偏在東堂西南西塾稍偏在  
西堂東南遙與東西堂不相直其廣也與東西房等廣於東  
西堂四之一

擯者告 敖氏謂此賓乃主人戒宿而來故不出請事蓋破注  
出請之言

主人揖贊者 鄉飲酒拜賓及介此於贊者止揖之禮殺於介  
矣敖氏蓋因後醴賓時云贊冠者爲介故謂如鄉飲酒之介

實未然

三揖 注謂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解所以揖之地  
 位俱在相背相向之際其當碑揖者亦緣碑隔之故深得制  
 禮精意敖氏謂於入門左右之位揖三分庭一在南揖三分  
 庭一在北揖不知第二第三揖其義何從而生至設碑之節  
 駁去舊說云當庭南北之中亦不知何所據也 鄉飲鄉射  
 俱指北上位定之後三揖蓋主賓各鄉東鄉西而發位則相  
 背故揖注初未與經違

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賓蓋在西序端也文省  
 耳此非昏禮之賓安得在主人北敖氏亦欲破注相向之說  
 而誤又謂主人避冠子位故立序端如是則宜進負序矣何

反立於此立於此者不敢躡賓而北也賓在序端益明

主人之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 注謂其屬中士若下士者  
 以贊冠者止降賓一等耳此位亦不甚懸其非私臣可知

櫛設筭賓盥正纚如初 設筭在正纚前安得指為皮弁筭疏  
 謂紒內安髮筭的甚

筵於戶西南面 戶牖之間最尊之位自戶而外惟賓居之故  
 冠義云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敖謂遠避 主人非特失旨且背

記文

賓受醴於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 設受也贊酌醴時已言

加柶此復言者蓋因下面枋而連言之耳豈更為之謂乎觀  
 昏禮主人受醴面枋不言加柶自明張氏爾岐筵前北面致

祝當在此時

捷柶 卽建柶也

冠者奠觶於薦東 士昏禮賓卽筵奠於薦左疏云升席南面

奠之南面者取席之正此亦南面奠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 特牲少牢

俱云賓取祭以降則祭脯也此篇下文卒醢云取籩脯如初

則是籩內之脯非祭脯也不敢取祭餘者以見母敬也凡已

祭者不復實於籩廟中未有無事無入者母在闈門外無疑

母拜受 特牲禮嗣養時父先拜之此禮見於母母先拜之蓋

一以其傳重累之一以其成人禮之也所謂斯須之敬禮以

義起者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 此禮主人堂上之位

在東序端其堂下則無位惟有讓升時阼階前暫立之位故鄭卽

據之以釋初位敖氏於上主人降時換一直東序之位遂於

此經初位援以指之不知主人初降仍立阼階前不直東序

此降亦然也凡堂下直東序者必稍東於阼階直西序者必

稍西於西階苟直東序恐去賓太遠不聞其字辭

請醴賓 經於醴賓醴婦字皆爲醴注必讀爲禮者蓋推優禮

於人之意不欲質言之也疏謂天子禮諸侯用鬯不云鬯賓

足破不必改禮之論 醴子醢子之用醴用酒則異而禮賓

之用醴則同集說謂醢子之醴賓用酒則經何以不明著其

文且敖氏既讀醴如字矣又云用酒用酒而謂之醴非名實

相舛乎

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鞞奠摯見於君遂以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教氏主士冠其子故云不朝服以其未仕也不知士之子苟未仕冠後亦未必奠摯見君鄭義為長又按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條教云奠摯之儀主於大夫士庶人以下見於君其不用摯歟與此自相抵牾蓋彼是而此非也鄉大夫異爵者也非其鄉可不見先生亦然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幣言酬賓必行於奠觶之節矣疏說不可易謂在賓受獻之時者非一獻之禮成於酬於禮成而酬之亦其宜也酬賓乃獻介亦其次也

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 上句不兼贊冠者在內集說曰飲酒

之禮有賓有介有眾賓此贊冠者為介餘為眾賓眾賓之位亦在堂

若不醮則醮用酒 張氏爾岐曰醮醮二法其異者醮側尊在

房醮兩尊在房戶之間醮用觶醮用爵醮從尊在房醮從

從洗在庭醮待三加畢乃一舉醮每一加卽一醮醮止脯醢

醮三加時又有乾肉折俎醮贊冠者酌授賓賓不親酌醮則

賓自降取爵并酌酒醮冠者每加入房易服出待賓命醮則

每醮訖立筵西待賓命醮者每加冠必祝醮時又有醮辭醮

則加冠時不祝至醮時始有醮辭自餘不異 此醮字注仍

改讀為禮似當從本文

洗有筐在西南順 注謂筐亦以盛勺觶按下經賓降取爵而

皇清經解 儀禮管見一



醮主則以醴禮賓故爵解兼有勺先實於筐後加於尊經兩  
言庭洗而不言北堂之洗文略也

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於薦東降筵奠爵拜執爵與賓答  
拜然後奠於薦東其序如此必奠之者如啐禮也

徹薦爵筵尊不徹薦則暫徹而更設爵則再醮時仍取以酌  
有乾肉折俎此非脯安有胸與末敖說鑿矣數應如豚解之  
骨未必如喪祭之二尹也鄭謂若今涼州烏翅疏云豚解而  
七體以乾之然則與薄析爲脯者形制迥別矣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凡牲皆左胖左字疑右字之訛蓋諸  
吉禮皆升右胖而此注言凡則是解全經之通例何反背經  
而云左斯不然矣疏不悟其訛乃云據夏殷法曲說也

加俎臠之皆如初臠肺不徹豆籩而設此豚俎故云加下臠  
字當從本文蓋上文俎無肺而此有肺故特言所臠者肺而  
不嫌複出陸氏亦云臠如字臠肺者釋上臠之爲臠肺也朱  
子曰初謂上章之三醮也如初則祭在其中矣注誤改臠爲  
祭

主人紛而迎賓曲禮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然則紛同而  
不衣采則異曾子問云父沒則掃地於禰已祭而見伯叔  
父而後饗冠者足補此經未備

禮於阼有父加冠則父爲主而以客位居之也故禮於戶西  
孤子禮於阼已爲主也敖氏因此文遂有遠辟主人之說  
若庶子則冠於房外遂醮焉適子正法用醴而時或可用醮

庶子但得用醮而不得用醴此適庶之分也敖氏謂不醮而用醴位亦如之庶子用醴未之前聞康成言凡醮者不祝者以始醮曰始加元服再醮曰乃申爾服三醮曰咸加爾服與三祝辭同故加冠時不贅辭也正指醮適子言而庶子既用醮則亦得同之疏誤會注意而云凡謂庶子又言周之庶子只一醮然則三加時竟不用祝辭而併用三次醮辭於一醮時耶理不可行恐未然朱子亦未正之集說謂醮者亦祝夫始加元服等詞將用於醮矣而已先用於加冠時豈若是其繁複乎亦非也適子有必當用醮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是乎有冠醮無冠醴注云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皇氏云諸侯大夫未冠總角從事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遂不改冠孔疏云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是也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母沒則無所謂使無所謂受矣被出而嫁則已絕於廟亦不得行此禮矣不在當依疏歸甯疾病之訓爲正

記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注訓造爲作則夏之末三字當略讀句法與大人造也同徐師曾郊特牲注訓爲末世則末造二字連讀句法與天造草昧相似亦通左氏傳季武子所云疑卽夏末所造之禮然亦指君自冠非冠其子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上既言大夫與諸

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明冠子亦用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尙

然況等而下之乎觀此益見擬冠之說不足信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

生無爵死無諡 張氏爾岐曰諸侯繼世而立疑其生而貴矣

實以其象賢乃立之非生而貴者也故其冠皆用士禮凡以

官爵人皆以爵爲等殺爵以待有德安得有生而貴者乎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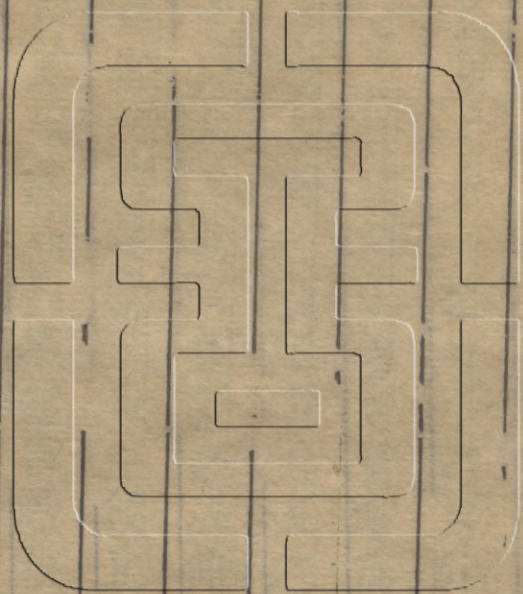
以德升故冠從乎賤用士禮古者生不以士爲爵死不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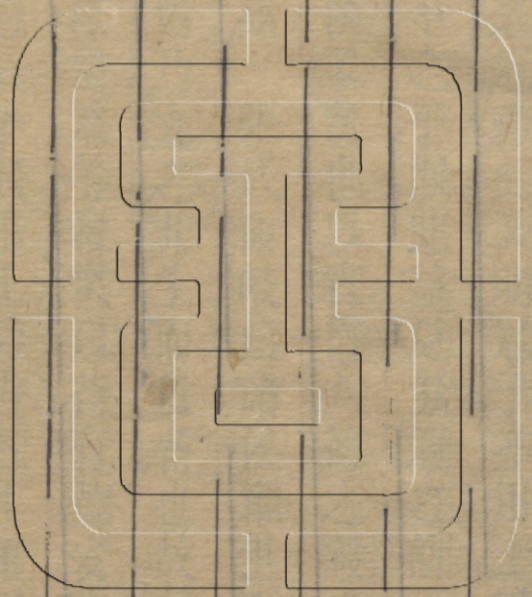
立諡士固賤者也此條深得自天子以下冠子均用士禮之

意而亦與注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

不爲諡之說相合如此則朱子疑繼世以下爲錯簡恐未然

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一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二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二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士昏禮第二 杜氏佑曰康成謂男必三十娶女必二十嫁

王肅以為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三十二言其極耳

今按三十二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判眾庶之禮也

喪服經有為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

于國君之禮也又鄭氏嫁娶必以仲春王肅以為秋冬嫁

娶之時孫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霜降而婦功成

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束皙云春秋二

百四十年天王娶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自正

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衰貶何限於仲春季秋

以相非哉士昏禮請期辭云惟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便可配合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說似圓通然三十娶二十嫁之文不特見於周官卽曲禮內則諸文亦彰彰可據奈何舍而弗從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此直挾聖人制年歲之精意自春秋時風俗媮薄有不待年而卽恣淫欲者於是不得已乃遷就爲早昏之禮以杜其漁色之端禮之本意夫甯若是又嫁娶必以春者白虎通云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故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其文見於周官二月綏多士女其文見於大戴禮夏小正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請期其文見於邶

風今亦舍經不信而信孫卿王肅等言祇見其惑茲不得不力掃羣說而獨伸鄭義云

昏禮下達納采用雁 朱子謂下達二字爲用雁而發言士庶皆得用雁攝盛之意也如此則宜去納采用雁下達文義與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同方順今無上事而啟口卽云下達古人立言恐不若是仍當主使媒氏下通其言之說至用雁之義注所謂順陰陽往來也與六贄絕不相涉若云士許用大夫之贄以攝盛則天子諸侯大昏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又案白虎通云用雁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此二義兼可補注

所未備

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 女父在父爲主人祖在祖爲主人  
若父祖俱沒則行事於宗子之廟而以宗子爲主人與孔氏  
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  
而已其說似女氏可不問卜者然考左氏懿氏卜妻敬仲其  
妻占之曰吉又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則卜筮  
皆用矣壻家亦惟納吉請期有卜他禮則否又白虎通云娶  
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則行六禮必告廟之說亦未的  
士用漆几是時主人及擯者立位與冠禮同

使者元端至 鄭注兼僚屬私臣兩項言敖氏專指家臣似偏  
主人以賓升 賓降等者主人先升固已卽敵者亦主人先升

也聘禮賓僨卿賓升一等大夫升面卿大夫大夫升一等賓  
從之又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  
而主先升之證先升者道之也道之故曰以若賓尊於主則  
賓先升不必銜君命也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以辟正主  
故賓先升攷之禮無賓主俱升法疏似失之

授於楹間南面

賓主行禮之儀昏禮異於常禮者三如鄉飲

酒聘禮皆云賓當楹此則大堂深而當阿也賓主授受正禮  
應訝受此則並授而又俱南面也授几之法主執兩端授則  
賓執中間受主執中間授則賓執兩端受此則以校授賓也  
注俱依經設解夫安可破破注已非況改經乎敖氏改授爲  
受以文曲說勿從張氏兩岐謂賓主不敵故授校亦未然聘

禮亦賓主不敵而公不授校何與以校者校微向外也

主人降授老雁敖氏云授於階下既則立於中庭

請問名記西面對注云對賓以女名則孔氏穎達以為問母

姓者非矣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人則直對以三

月之名此亦與卜得吉日而先請期於女氏之意同所謂小

讓如偽

賓入授如初禮主人在中庭則止一揖無三揖之節矣云如

初舉大略而已儀禮一經言如初者俱放此

祭脯醢注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閒籩為竹豆故脯雖籩實而

亦得名豆

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

升云豚合升則豚解為七體而左右胖皆升矣穀亦連於髀

脊則分為二令夫婦各一增脊之一而為八去魚之一而為

十四合偶數也經明云腊一肫敖氏謂用一胖不惟失同牢

之義且近凶禮矣

饌于房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皆巾之黍稷四敦皆蓋饌亦

兼夫婦菹醢敖謂葵菹蝸醢以土用饋食之豆籩也聶氏崇

義曰覆饌巾士大夫以緇布禴裏

從車二乘疏謂大夫以上有貳車士有者攝盛是也敖氏謂

士從車二乘與乘車而三士之車數於此可見轉似士應得

有從車二乘者與制未合

女次純衣纁禘立於房中南面按周禮內司服注云婦人尚

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豈於嫁時反異其色而衣緇裳纁耶吳草廬所云裳下襖與集說同誤注以纁緣衣之解不可易

姆纁笄綃衣在其右此與下婦纁笄綃衣以俟見及特牲主婦纁笄綃衣服並同注謂姆以綃爲領終未安綃衣本在六服下姆執禮事可以服之

纁笄被頰黼婦人之服未有以黼爲衣者敖氏謂以黼爲單衣而被於元衣之上亦猶婦之加景非也昏禮惟婦攝盛車服乃有異耳此固從者安得別制異服以注黼領之說爲允加景庶人妻用錦外加禪縠其名曰褻爲文之太著也士妻緇衣纁禡不爲文著故外加者爲景轉取鮮明之義熊氏朋來欲改景爲褻縠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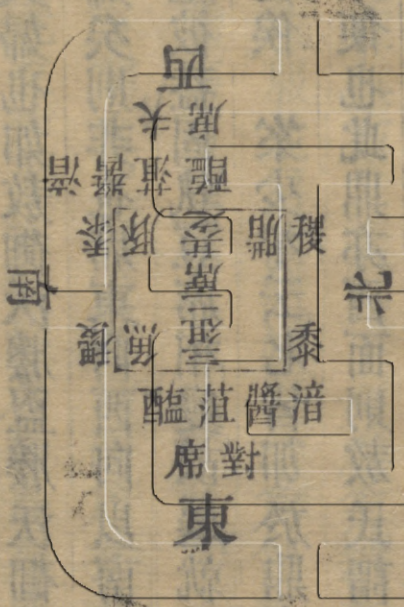
夫入於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於卽席尊西之後而言媵御沃盥交則敖云盥於北洗者得之但交沃者媵御也盥者夫婦也如敖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之說是媵御盥而反遺夫婦矣則非也席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正法也何緣變爲北上彼蓋固執豆席相變故遷就以文其辭耳北面載執而俟案少牢云七皆加於鼎東枋東枋者鼎西面七者在東便也此鼎亦西面則敖氏謂西面七勝疏南面七之說

設對醬於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西稷設湆於醬北御布對席夫席之黍在醬東稷在黍東對席之黍宜設在



醬西魚北其稷宜設在黍西豚北無如設稷之地已有腊在故必設黍於腊北而稷乃設於黍西此經所以特著設黍於腊北之文也鄭注所以云對醬當特俎也觀圖自了然矣敖

共牢設饌圖



氏以對席當設之稍北因有對醬於腊俎為東北及腊北即醬西之說不知昏禮對席與養者對席自別夫安得以彼例此設席一誤饌位無不誤矣李氏如圭謂對席亦有俎則是

六俎而非三俎且失同牢之義亦非

皆食以涪醬皆祭舉食舉也 涪如何可哂從啜為是每食舉必啜涪而哂醬

贊以肝從 此贊又一人亦縮執俎與少牢同

三醕用盥亦如之 儀則同初醕無從則同再醕每醕洗爵於

庭皆有兩番降

乃徹於房中如設於室 不言徹設之人仍是贊也贊者屬擯

相之類似非僕隸下人而為媵御設饌又不得似主人子弟

之倫注未明釋姑闕其疑

降階受筭殿脩升 婦已見舅不必復出矣故侍御者先執殿

脩以俟於下婦旋降階受之以見姑並非以門外門內別輕

重之差。按公羊傳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何氏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敬見姑以股脩爲敬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蓋據此經見舅執棗栗見姑執股脩之文也集說謂於舅並用棗栗於姑惟用股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也而可乎

拜贊答拜婦又拜。上經注云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此婦拜之通例也。敖氏何獨於此經云重其爲舅姑醴已然則他禮不俠拜耶其有不俠拜者惟答拜爲然。少牢獻侑不俠拜者辟獻尸禮。

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升鼎則合載則左右兩胖各載一俎異於同牢之合載也。非無魚腊之謂。士虞禮烹一胖

故曰側亨此各載一胖故曰側載若因無魚腊而言側則彼固有魚腊爨矣脊亦分爲二載諸兩俎。士室約深一丈八尺向東既接設兩席北墉下焉能更橫容婦席耶當依注共席之說室以奧爲尊故舅居奧而姑坐舅北。敖氏謂舅北姑南非也。

一醕無從。敖氏曰婦洗於北堂酌於室中北墉下之尊西面。醕戶西北面拜舅姑答拜於其席。

席於北墉下。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其有東上者統於主。席也。敖氏謂此席東上誤。

媵御餞姑醕之。御亦得醕疑未必甚賤。

於是與始飯之錯。先是婦止餞姑餘不得言錯至是則媵餞

舅餘御餞姑餘有交錯之義矣而必言始飯者見止餞黍而不食舉也何也姑所舉者婦已餞訖惟餘舅所舉者而已若勝食舅所舉而御無舉可食一食舉一不食舉非交錯之義故勝亦不餞舉經特著始飯二字以明交錯而餞止敦黍也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奠酬舅姑席位當如見時注申其燕以下補經未備容饗後亦燕朱子曰以鄉飲酒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酌酒獻婦婦於席西受飲畢更爵酢舅姑乃酌自飲畢更酌以酬婦婦受觶奠於薦左不舉正禮畢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士卑不嫌外娶先儒俱有明說敖氏以此例大夫泥矣贈錦又在酬錦外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

月亦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斯不行奠菜之禮矣疏極分明庾氏蒨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禰廟不可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非無廟也以舅尚存則權附于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為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為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惟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

坐奠菜於几東席上 張氏爾岐曰此在奧之席

奠菜於席如初禮 張氏爾岐曰此北方之席

皇清經解 儀禮管見二

婿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此禮實行於婦始來時  
不在老醴婦後經蓋因言廟見而及之耳

記

受諸禰廟 此爲適士二廟者言其祖禰其廟雖受諸禰終不  
得云禰廟

腊必用鮮 惟九鼎乃有鮮腊今有之者非攝盛也直取其新  
耳故疏以日新解之

祖廟未毀則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 異姓  
亦有宗子之室於彼教之宗室注指大宗孔氏穎達謂與大  
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所以通其窮也

左首 當如注象生之訓非以西上故也故聘禮則右首矣

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 注云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所指  
原甚廣私臣亦卽在不命者內惟主人之所使耳集說專主  
私臣反偏

庶婦則使人醮之 醴適婦位與醴適子位同則醮庶婦位亦  
同醮庶子位在房外南面矣敖氏疑此席亦在戶閒非

問名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  
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賓之辭若不必爲主人之女主人  
之辭若猶有他姓與男氏議昏者無其事而設其辭皆謙退  
不敢質言也注疏說合記意

惟是三族之不虞 於總小功而遂廢昏禮則嫁娶失時者多  
矣三族照注父及己與子之昆弟爲是勿從從父從祖從曾

祖之親之說更宜參考於雜記之文

父醮子此條注汲古閣本於壻也下脫去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爾十三字按白虎通云娶妻不先告廟示不必安也故注以爲醮於寢或謂在廟者非醮時荀子以爲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呂氏坤以爲父西向子南向敖氏以爲父北面子南面三說未知孰是敖氏說本鄭注但此禮醮子父而非賓則父北面之說尙未安注亦作疑辭也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命與親迎禮節各不相蒙集說言父沒則無醮而命之之人故不可親迎固哉按哀公問諸侯當冕而親迎既繼世而爲諸侯無父可知而必親迎則親迎之禮甯以父存沒而異下記言若不親迎謂或有事故及疾不得親迎之等非必指父沒者言也

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弟注所以必指宗子母弟者見所稱之兄非大宗子則必小宗子也假如宗子沒母弟之次者存季弟行昏禮亦不得稱次兄何也雖其兄而非宗子也則仍從支子之例而稱其繼祖之宗子敖氏謂有兄則不稱宗子尙親也似失記者之意

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授受之節宜亦如士相見禮在中庭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壻立於門外東面壻東面則主婦南面不相對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二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儀禮管見三

南菁書院

士相見禮第三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亦在其中因平

指諸侯之士言而天子之士及未仕之士

國君又推之以及卿大夫之自相見見國君又推言侍坐

侍食之儀下至庶人禮亦逮焉蓋所包者廣矣

吾子有辱 注訓有為又言已不能先來而子反自屈辱也集

說作本字讀亦得

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

注云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是原所

以託言不能習禮之故

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

敖氏亦以為受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二終

於門中與昏禮受壻贄同誤再其送贄出  
主人請見賓反見賓出後主人不送而使擯者請見賓亦不  
某辭而反見蓋來見之意本欲相歡洽故也其儀則曲禮所云  
凡與客入者節備之

擯者吾子辱使某見辱字當一讀謂辱臨也因辱臨而已出  
見之故謙言若彼使之者然

賓奉贄入今使交際以來而速答為敬於同日則愈敬古人  
以異日為敬同日而往謂之殘日故注云異日則出迎同日  
則否亦因答者之敬心以為差也敖氏云不俟主人之迎而  
即自入蓋急欲還贄且尊主人也夫還贄何爭此斯須之頃  
而汲汲如是且賓既尊主人主人顧傲然自尊不出迎乎揆

之情理斯不然矣經不言者儀已具上文耳注所謂同日異  
日是迭為賓主之事疏以聘賓及尸例之恐未當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  
夫雖不親答亦可暫受而即還之而終辭而不受者嫌於待  
嘗為臣者之禮也入時一拜尊卑不敵也送而再拜無論尊  
卑皆然也惟喪禮之送賓也一拜

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  
足以習禮謙辭也此則直去賤私而不足與行還贄之禮則  
是質言之并非謙矣語似同意大別

飾之以布維之以索 既裁縫衣其身翼并在內矣止繫聯其  
足可也敖添翼字欲補注未備實不必

執贄至下 士大夫相見既有擯者又有迎與不迎之節若臣見於君直造君所而已故注明之集說云至下謂當帶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以至下為當帶可備一義又云臣以贄見君時君位在路門外之東南 向此則未知何據

庶人見於君 此條注汲古閣本脫去庶人之摯驚五字統言之則民亦庶人別言之則民自民在官者乃為庶人庶人見

君有摯民見君無摯此經庶人指在官故注引曲禮文安而後傳言 注本爾雅釋詁文郭注爾雅亦即引此經文為

證又詩以妥以侑 毛傳亦云安安坐也可見古人訓妥總以

安坐為義無有言 心之安和者且此安字指俟君安坐而言不指已說敖氏言未可從

與眾言言忠信慈祥 敖氏因大戴禮注引此文無忠信二字

遂欲刪之不敢從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眾皆若是 竊疑此

大人君與公卿大夫俱在內與上文大人略別注專指君敖

專指公卿大夫俱偏至毋改二字以注正容體義為長敖氏

謂不可以久故或改則經文始中卒三視已屢變矣何得言

毋改乎眾字亦不必從今文作終蓋公所固可眾人俱在也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 上經所云視面視抱雖有

上下而目精專注只一直線不旁遊也若旁遊則目光可四

注矣蓋不四注不足以察親體之安否但雖旁遊而仍不得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管見三



土過面下過帶耳集說謂與視面視抱無異如是則何謂遊

目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注謂伺其行起卽視無形聽無

聲也若云益恭意反寬矣

君若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  
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君若客之則命之祭卽玉藻

前一條是也若不以客禮待之而適無嘗食者則此經君祭

先飯云云是也若有嘗食者則此經若有將食者云云及玉

藻若有嘗膳者一條是也當分三節看此經視玉藻少客禮

待之一層玉藻視此經少不以客禮待之而無嘗食者一層

兩經參考始備始明

君若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  
然後授虛爵此燕見賜爵故臣先卒爵與燕禮無算爵時得

君賜爵待君卒爵乃飲者不同以待飲禮輕也下席再拜稽

首則儀與燕禮無算爵時命所賜者同亦以禮輕故不下拜

也其授虛爵亦與以授人與觀此經知士於侍飲侍食時堂

上亦有席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辭退下三字連讀對上臣不敢

辭之文也三辭對上不敢固辭遂出之文也敖云大夫起而

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北三節皆辭之故曰

三辭亦通

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敖氏謂言非敵不

可以接見張爾岐謂言無故不敢輕見張說似勝敖又謂先見之先亦當作走謬也庶人見國君則不爲容進退走耳此僅尊卑不敵何至相見而不爲容耶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此條疑有脫誤不敢強爲之說若依注則是大夫士下脫去其使二字也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賈疏不爲疾趨正解舒字之義不疾趨而徐趨所謂舒也武舉前曳踵乃徐趨之狀也未嘗不趨而其迹促狹故前若舉而後若曳也陸氏佃乃以舒武爲句足迹既舒則步開闊而無曳踵之狀矣上下文義不相背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三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